

洛陽名園記序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
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于功德者遺芳餘烈足
以想像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
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
群品而乃斥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
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土圭日影
得陰陽之和嵩少瀍澗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
冕之望天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
閒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

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以致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于朝放乎一已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

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屨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譴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羣陰已壯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已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時至於荆棘銅駝腥膻伊洛雖宮室苑囿滌池皆盡然一

洛陽名園記
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
衆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浮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
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由
來皆在說今人還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
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
幽國張琰德和序

洛陽名園記

全閱

宋山東李文叔 記

明新安吳 瑄 校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闢而
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
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
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榭亭賞幽臺
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
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

曰土筠縱爲洞三日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
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
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
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
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
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
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透迤衡直闔爽深
密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

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
地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
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窓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
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
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
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
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
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

栝

添主栝
誤文欒栝

栝

栝為栝音栝

栝葉秋身

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為堂榜之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曰醒酒池。

環谿

環谿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為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

栝

栝音栝

栝葉秋身

栝葉秋身

栝音栝

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巘。畢効竒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岩堯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為島塢。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

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闌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茶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滴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爲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花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朔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旣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園旣古。景物皆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朔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踈。

筠琅玕如碧玉椽。今朔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今朔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宜蓮荇。今朔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朔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郝鄔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

罕居之。故園池亦以局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
藪。歲時獨廝養。擁慧負畚鍤者於其間而已。蓋人之
於宴閒。每自吝惜。宜甚於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
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
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
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
植之洛陽。輒與其上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
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
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
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
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爲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葺亭
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構堂。東北曰道院。又
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
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他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
其松名。

東園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汎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瀝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膚藥圃二堂間列水石西去其第里餘今路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園竝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水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瀝水經其

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窓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蒼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於前避松檜騫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名之曰學古菴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圖攷之。則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於人力者。不可恃邪。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尚多。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它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采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落蕃蔓草。爲之爾。溫公自爲之序。諸亭臺詩。頗行于世。所以爲人欣慕者。不在於園耳。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蓋舊堂。蓋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蓋不足勝。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

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地披林莽，循曲逕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猶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擲軒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

穆園在伊水上。流水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特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流盃水雖急，不芴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攷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已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也。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澠之阻當秦瀧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

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其知言哉河南邵博記

晉王右軍聞成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屋樓觀慨然遠想欲一游目其與周益州帖蓋所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卧遊之語凡昔人紀載人境之

勝爲一編其奉祠毫社也。自以爲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視充之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臥遊之噫嘻孤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惟遠患不往爾往則至矣。毫充嵩華視蜀猶爾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手爲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夢華錄請書並藏而時自覽焉。是亦卧遊之意云爾。永嘉陳瑗伯玉書。

洛陽名園記終